

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，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。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為增公信力，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。刊出敬率薄酬。來稿可用下列方法：郵寄：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-4樓《文匯報論壇版》 傳真：28731007 電郵：opinion@wenweipo.com

和平集會受衝擊 警惕「佔領中環」

林健鋒 立法會議員

對於香港近日的情況，我是擔心的。當前香港面對的情況是，社會變得愈來愈政治化，明明是小事一椿，卻透過不同渠道無限發酵，贊成和反對兩陣營的對立和矛盾，一發不可收拾。香港很快便要展開政改諮詢，我們都知道，現實上，沒有一個方案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。政治，就是妥協的藝術。如果這種「非我即敵」的風氣延續下去，怎能產生一個各界都可接受的政改方案？我認為，不同政見的黨派都應該深思，是否應該讓兩陣對峙的情況，一直發酵下去？是否想看到政改停滯不前，但市民卻打到頭破血流？我們的社會，的確需要多一點包容，多一點尊重。小事化大的風氣，應該是時候叫停了！

小學女教師「爆粗罵警」事件，通過不同渠道發酵後，引發軒然大波。支持與反對陣營近3,000人，日前分別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集會，但集會最終演變成衝突，癱瘓整個行人專用區。

事件令人擔心，類似的情況，將會不斷上演。如果到明年7月，學者及政團發起萬人「佔領中環」，而「反佔中」的團體，又發動支持者到場表態，雙方在街頭怒火對峙，再加上數目難以預計的旁觀者，場面想必難以控制。所謂的「愛與和平佔領中環」，最終會否以癱瘓香港經濟命脈及釀成流血衝突收場？

「佔中」後果難以控制

今次發生兩陣營在街頭對峙事件，場面非常混亂，癱瘓整個行人專用區，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及商舖做生意，更有記者及示威者被推跌，險象環生。西洋菜南街近銀行中心一帶的店舖，下午兩時許相繼落閘，直至人群散去才重新營業。不少商戶向我反映，單日生意額大跌，損失不菲。

對於香港近日的情況，我是擔心的。當前香港面對的情況是，社會變得愈來愈政治化，明明是小事一

椿，卻透過不同渠道無限發酵，贊成和反對兩陣營的對立和矛盾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香港很快便要展開政改諮詢，我們都知道，現實上，沒有一個方案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。如果這種「非我即敵」的風氣延續下去，怎能產生一個各界都可接受的政改方案？

我認為，不同政見的黨派都應該深思，是否應該讓兩陣對峙的情況，一直發酵下去？是否想看到政改停滯不前，但市民卻打到頭破血流？我們的社會，的確需要多一點包容，多一點尊重。小事化大的風氣，應該是時候叫停了！

政治是妥協的藝術

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邀請，與全體立法會議員午宴。這是回歸16年來，首次有中聯辦官員與全體議員飯敘交流。我樂見大家的溝通大門打開，並期待香港的政改困局能有所突破。

政治，就是妥協的藝術。如果大家都能夠藉對話尋找出路，才是香港人最大的福氣。

另外，旺角行人專用區的運作，亦急待政府有關方

面檢討。旺角行人專用區設立多年，原意是減少人車爭路情況，保障行人安全，令市民和旅客逛街消費暢通無阻。可是，近年行人專用區除被電訊傳銷攤檔及賣藝人士佔用外，更經常舉辦論壇和集會等活動，將行人路塞得水洩不通，其混亂嘈雜的環境，令商戶及居民難以忍受。

我認為，行人專用區的運作，除考慮不同團體舉辦活動的需求外，亦必須考慮行人安全、居民及商戶訴求，以及環境市容等因素。

近日，有社會人士建議檢討行人專用區的開放時間，我認為值得研究。更重要的是，有關部門在批准不同團體舉辦各類活動前，亦應充分評估活動性質、參與人數、需要佔用的面積，以及可能產生的噪音問題等，盡量減低集會對居民及商戶的影響，避免釀成不必要的衝突。



林健鋒

正確引導民意 共圓「中國夢」

姚榮銓

懷念林福孫先生

梁秉中

本港的媒體似乎很重視「民意」，對各種機構作出的「民意調查」，往往重視報道，照本宣科，廣而報之。除了報道，還作出種種解讀評論，這些評論負面的偏多，能鼓勵士氣，提倡正能量的鮮見。對於「民意」，筆者也來議論議論，無非想拋磚引玉。

水能載舟，也能覆舟。水者就是民意，是各方爭取的對象。民意關係政府政策、施政能否順利推行，特首及問責官員自然非常重視；立法會議員不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派，都在意民意走向，因為民意直接關係選票，得不到民意支持，即無法進入議會。

民意本來源自民眾的意見和看法，但是，民眾的看法往往又易受各種傳媒的左右，受到某些輿論牽制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對社會上各種「民意調查」就要非常小心了。「民意調查」是一門科學，但是若由帶有偏見的機構和團體來進行，設計帶偏見誤導的問題，結果就會出現偏頗。較早前的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調查問題設計，就引起過社會爭論。有問題問：「你覺得你是香港人？」另一問題是：「你覺得你是中國人？」然後將「覺得是香港人」的數據大肆發揮，說多少人不認是「中國人」，離開港人與內地的關係。其實，中國人就包含了香港人，香港人就是中國人，硬將兩者對立起來，問題設計本身就有嚴重錯誤，結果只能誤導人。同時，調查的樣本數據太少，問幾百人就算一個調查，根本不具代表性，難怪這些調查結果往往自相矛盾，對同一樣事情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。

「民意調查」須得法，要嚴格科學、真實可靠、實事求是，調查要能真實地反映出香港的社會整體的情況，才能使市民信服，具有公信力。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，對各種機構的「民調」既要重視，又不可輕信，以免被人誤導。

前些時候內地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劇《尋路》，描寫中國共產黨如何尋找「以農村包圍城市」的成功之路。當年毛澤東這個正確主張，在民主投票時常被否定。就是說，這個正確主張未被多數民意所接受，使中國險些兒尋不到出路。歷史事實再次證明，有時真理並不掌握在多數人手裡。上世紀70年代，因為鄧小平等領導人堅持真理撥亂反正，引導民眾改革開放奔小康，中國才會有今朝的雄厚綜合國力和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，這也說明了民意需要正確引導。

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講過：「適乎世界之潮流，合乎人群之需要。」民意與世潮都要重視，才能找到適合的發展方向。期盼我們的特區政府、立法會、媒體既要重視民意，也要成為洞悉世潮的俊傑。作為「一國」之內的香港特區，更應該正確引導民意，齊心共圓「中國夢」。

1963年夏，我第一次與林福孫先生見面。

正於醫科第二年求學的我，正在圖書館埋頭苦讀。突然，高年級文科的宿生趕來，號召到學生會開會。原來宿生對一段時事，極度不滿，正商量有所表示。事情是這樣的：九龍半島現稱將軍澳的地方，當時稱「西貢坳」，當地人愛稱「七號墳場」（確實沿山脊頗多墳墓）的地段，建有好一批無牌木屋，住着上千的貧民。市區發展，老是給貧民製造麻煩，限令兩周內全部搬出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殖民政府保守得很，制定政策便要求絕對遵守，不容許任何干擾。大學內同學大都懦弱怕事，對社會問題充耳不聞。七號墳場遷拆，竟打動了大學生的良心，一下子得到了香港大學、中文大學和幾間「書院」的響應，浩浩蕩蕩，遠赴西貢坳，給貧民義務遷拆、築路、搬運等。幾天之內，隊伍自主成立了「大專社會工作服務隊」，是為香港殖民時代的第一次、第一個學生服務組織。

我身體又瘦又弱，擔當不起搬運，自然被編到修路組。修路組的領隊非常專業，要求又高。據說，他在美國讀的是建築，因此對小工程頭頭是道。那人高個子，額前頭髮稀，說不正宗廣州話，凡事要求準確，改正你，但亦容得下錯誤。解釋錯漏之前總是格格兩聲笑。那人是新亞書院輔導長，同學們盡力依照他的吩咐和建議去做。據說他從美國來了不久，人人都能看得出，因為作風確實不同。他帶了妻子和幼兒來工地，本地人哪會這樣做。林福孫先生便是如斯的大專親善大使和技術指導。50年前的那段日子，留給人的印象便是這麼深刻。

大專服務隊之後也經過頗一些寒暑。林先生據聞到了英國牛津大學，研究文化大革命。當醫生的實在慚愧，天昏地暗攢的都限於一個皮囊。林先生倒真了得：讀建築、又神學、又哲學、又社會革命，我們欣羨不已。

突然，林先生回來了。而且一家老少，準備到四川家鄉去親歷文化大革命的洗禮。多麼轟動的決定。今天要算浪漫，當日是令人詫異的決心。

很多年後，林先生返港，經營集運箱，為我國剛開展的航運企業作實務。之後又經營旅舍、電腦等等，都以關注國家需要為目的。

我們殷切希望，林先生一家的文革經驗，能經他的筆墨加以細述。結果他寫了中國發展的分析。我們未能看他的革命歷史，至今仍殷切期望。

解惑篇

筆者無意介入官商之間的爭拗，有錢應當怎麼用，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，沒有絕對的錯，當然也沒有絕對的對。關鍵的問題是：（一）公共開支應當相當於GDP多少百分比才能與GDP的增長率相適應？（二）財政儲備應當達到甚麼水平？（三）香港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、力求收支平衡，避免赤字是否要在具體收支上體現？

最近，恒隆集團陳啟宗批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理財未能「應使則使」，而曾司長又在網誌上說明已向綜援、生果金、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多發一個月津貼，有110萬人受惠。又強調商界、社福界、學術界和政界各有不同的主張，特區政府已經盡力而為了。

特區政府理財原則不算保守

其實，香港在回歸前、回歸後都貫徹審慎的理財原則。根據楊奇主編的《香港概論》的介紹，從1974年起，財政司郭伯偉就以過去財政預算的經驗，概括了「五項財政預算準則」。1981年繼任財政司夏鼎基對有關比率作了調整。該準則是：

- （一）經常收入最少為總支出的88%（夏改訂77%）；
 - （二）經常支出不得超過經常收入的80%（夏改訂85%）；
 - （三）經常賬盈餘最少為非經常支出的60%（夏改訂33%）；
 - （四）經常支出不得超過總支出的70%（夏改訂65%）；
 - （五）非經常收入最少為非經常支出的20%（夏改訂33%）；
- 在上述比率中，前三項郭伯偉比夏鼎基嚴格，後兩項夏鼎基比郭伯偉嚴格。香港基本法第107條的理財原則也許就是根據有關比率提煉出來的。然而，如將香港回歸後的財政預算與上述預算準則相比照，即使前三項採用夏較寬鬆的標準，後兩項採用郭較寬鬆的標準，大部分預算數據都未能滿足。到底甚麼原因，特區政府未曾說明，其實這是應當值得解釋的事。
- 回歸後，香港特區似乎採用了兩種預算準則，特別是近幾年和未來預測的預算尤其如此：一是採用公共開支相當於GDP百分之二十的比率；二是採用財政儲備不低於GDP百分之三十的比率。

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

西方走廊

最近一段時間，全球頻頻出現類似「北京意欲控制俄羅斯油氣資源」、「中國是美國和俄羅斯的共同敵人」、「北京很快躍升為太空第一強國」、「恐怖分子將於近期對美國實施恐怖襲擊」、「華盛頓向國民發出旅遊警告」、「美國罕見關閉22個國家使領館」、「中國政治野心不亞於100年前的美國」等聾人聽聞的「強震撼」新聞，頻率高、速度之快，均前所未有。根究新聞來源，均來自白宮；分析真假，「水分」含量極高。探其原由，凸顯「恐嚇術」已經失靈驗，為了渾水摸魚，轉而頻頻施放「煙霧彈」、實施挑撥離間戰術。

二戰以後，美國憑借自己的軍事、科技和經濟優勢，經常對他國實施恐嚇、「制裁」。誰只要被扣上「損害美國利益」的帽子，就會招來無名打壓，甚至遭受滅頂之災，白宮也就達到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的目標。但在今天，不僅莫斯科敢於高調為諾諾登提供庇護、在敘利亞問題上抵制華盛頓，尼加拉瓜、委內瑞拉、玻利維亞等拉美國家也無懼白宮的恐嚇，公開和美國叫板。華盛頓已經意識到昔日「百發百中」的「恐嚇」戰術，今天已經起不了作用。為了轉移民眾對監控事件的不滿，白宮於是頻頻導演出台了「含水量」極高的「震撼性」新聞。

俄羅斯讓美國傷透腦筋

華盛頓近日發出公告，稱從攔截的「基地」組織電子通信顯示，恐怖分子將於近期對美國實施恐怖襲擊，警告美國民眾不要到外地旅

遊。美國還罕見關閉22個國家的美國使領館，以保證「安全」。白宮在與中國政府的人權對話中，不顧事實，也無視自己在種族歧視等嚴重人權問題，反指責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。美國參議院甚至通過「譴責中國行為」法案。國會山上的議員則旁敲側擊，要提案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、並停止美國和俄羅斯的系列外交活動等。所有這些，都顯示美國企圖將水攪混。

俄羅斯決定給美國中情局前職員斯諾登庇護前，美國官員就放出空氣，稱庇護斯諾登將損害兩國關係。但俄羅斯的行動給華盛頓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：俄羅斯不會按照華盛頓「設計、引導」的方向前進。莫斯科因美國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一直和美國鬧得不愉快；俄羅斯反對美國推翻敘利亞總統巴沙爾，也讓美國傷透腦筋。其實，不僅莫斯科敢於利用斯諾登事件向華盛頓叫板，美國自己「培養」的伊拉克政權，也無視白宮的警告和反對，讓伊朗使用其領空運送武器支持敘利亞政權；搖搖欲墜的阿富汗政權，也公開反對美國與塔利班和談。

白宮心理變得「氣急敗壞」

從美國總統奧巴馬、國務卿克里和司法部長的講話可以看到，華盛頓對莫斯科的公開威脅和私下要求，都無法改變莫斯科的立場。俄羅斯關於斯諾登的最終決定表明，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的「恐嚇」已完全失敗。依據俄羅斯法律，斯諾登獲得政治避難後，可以保證不會被驅逐出境，不會在違背個人意願的情況下被遣返美國。普京還充分利用斯諾登事件，屢屢

「恐嚇」失靈 華盛頓頻放「煙霧彈」



■白宮不時向全球放出「煙幕」消息，在國際間挑撥離間，凸顯美國過去的「恐嚇術」已經失靈。

取笑華盛頓，一邊稱斯諾登必須停止損害「我們的朋友美國利益」，一邊又嘲諷美國送來「及時大禮」。俄羅斯不僅不怕斯諾登可能帶來的麻煩，反而覺得能夠借此攻擊美國，是件十分過癮的事。

白宮對俄羅斯向斯諾登提供避難表示「極度失望」後，美國媒體、「學者」和相關政府官員就相互配合，出台「中國正企圖控制俄羅斯的自然資源，華盛頓應同莫斯科聯手制止中國在亞洲的擴張」，拋出「美俄應該聯手抗華」主張。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齊默爾曼的「莫斯科和華盛頓的『共同威脅』是中國」、「中國的政治野心並不亞於100年前的美國」、「亞洲力量平衡正在向不利於美國和俄羅斯的方向改變」、「美國應該同俄羅斯建立戰略聯盟以抗衡中國的實力」等言論，凸顯白宮心理已經因為斯諾登事件而變得「氣急敗壞」。